



《大地上的星辰》/北乔/作家出版社/2025年5月

与岁月深情交谈的心灵手记

读《大地上的星辰》

□刘金祥

北乔的最新诗集《大地上的星辰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共收录258首诗歌作品，整部诗集以时间为主线，编织出诗人跌宕丰盈的前半生轨迹。这既是一部以步履丈量世界、借地名叙写生命的自传，也是一次重返故土，与山川风物、流光岁月深情交谈的心灵手记。

“粮食向这里汇聚，然后/有的独自远走他乡/有的随着村里人四处漂泊/地面坚硬如石板，经受了太多的世事/唯有咬紧牙关——《晒场》。”乡村记忆构成其创作的精神源头。朱湾村，作为诗人生命的起点与乡村诗意的象征，既是孕育其成长的土地，也是其灵魂永驻的精神原乡。与草木共呼吸、与泥土相依存，北乔对这片土地上每一处细微之物皆怀有人骨之爱。这份扎根于生命深处的眷恋，如默默生长的根系，深入创作的土壤，最终绽放为动人的诗篇。

在徐州这片土地上，诗人度过了激情燃烧的青年时代，实现了从军人到记者，从青涩少年到作家的多重身份转变。每一个地名都无声见证着他的成长与迷茫，也聆听过他心底的梦想与呼喊。

桃园乡的冷风、显红岛的沉思，是他奋力向上的印记；云龙湖的偶遇，古彭广场的瞬间，书写着他始终向阳的态度；马场湖的演出、饮鹤泉的顿悟，皆是一次次内心的淬炼，孕育着希望，也绽放着青春的热烈与光芒。训练场上的艰辛，成为度量年少岁月的标尺，那些曾经挥洒的汗水，仿

佛乐章中最为深情的音符，至今仍在记忆中回响，化作时光里最熠熠生辉的片段。对北乔而言，南京不仅仅是梦想启航的港湾、人生重要的转折点，更是烟火人间的具象承载地。在这里，他不仅获得了求学机会，迎来了身份跃迁，更留存了许多关于亲情的画面，其中既有美好，也不乏惆怅。栖霞山、幕府山的考试经历，水佐岗、三条巷的兄弟情深，瞻园、石头城的思想转变，虎踞关、紫金山的豪情壮志，莫愁湖、花神湖的失落无奈，中央门、逸仙桥的悲痛愧疚……青春的熔炉与蜕变，成长的艰辛和奋进，都被地名所铭记，以细节而留存。

如果说上海是命运赐予的一份机缘，那么那些曲折的弄堂便不再只是寻常巷陌，而是化作蕴藏知识的宝库，弥漫着希望的光芒，在北乔的人生轨迹中悄然推动着每一次前行。“乌龙过江”的趣事，定格下母子之间温馨动人的瞬间；亲戚罗平家的一餐一饭，也为那位正在寻梦的青年注入了热血与力量；它们仿佛一双托举梦想的翅膀，助他飞向更辽远的天空。而与上海的温润明亮形成强烈对照的，是极北之地哈尔滨——那是一个让精神得以淬炼的严酷战场。凛冽的冰雪不仅雕琢出壮美的北国风光，更为他的人生涂抹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底色，成为诗人历程中一道深刻而坚韧的烙印。

临潭，在北乔的心中占据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。当西部的苍茫大地成为诗意的栖居之所，

当如“大地的眼睛”一般的风景映照出超越地理意义的精神原乡，这里的自然意象与人文风情，为他的人生阅历与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活力。无论是大岭山中的际遇，古站城里的一碗洋芋，孩子们纯真的笑脸，还是长者宽厚的抚慰，那些借手机微弱光亮写下的诗行，既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孤寂与艰险，也流淌着一位半生漂泊者的豪迈与温柔。

七个不同的时期，七个饱含情感的地域名片，七重深刻的生命象征——既记录了诗人不停地行走与思索，也淬炼出他坚韧的精神世界，助他完成一次次生命的蜕变与升华。这幅由地名连缀而成的灵魂图谱，不仅让一位从乡村启程的追梦人看见生命的辽阔，也极大地拓展了作为诗人的视野与思想的疆域。在《大地上的星辰》中，北乔既以时间为主线勾勒个人的独特历程，又借助空间的无序跳跃来重组意象情境。从《唤回走失的村庄——致朱湾》，到《在往事中重建——致琼港农场》，再到《问候自己——致地铁13号线》，北乔打破了传统自传的线性叙事框架，转而以时空穿插与对照构建诗意逻辑。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，个人的经历与地域的回响，超越了自我，映照出一代人的精神图景与命运共鸣。

《大地上的星辰》这部诗集，在地理的流转与迁徙中捕捉存在的意义，实现了从具体地域到精神世界的跨越，进而抵达对“家园何在”这一永恒命题的哲学思考。



书香心语

巡井车碾过油田柏油路，夕阳将抽油机的钢铁臂膀染得金灿灿。刚下车，便见老班长从快递收发处走来，怀里抱着一摞牛皮纸包裹的书籍，边角沾着旷野的细沙。“书呆子，你的‘精神口粮’到了，再读下去，眼镜片又加厚了。”他把包裹塞给我，打趣里藏着暖意。我道谢时指尖触到纸壳上的书名——申广志的《石油的季节》、赫尔曼·黑塞的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与《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》，身体像注满温热血液，踏实又滚烫。

拎书回寝室，夜色已漫过窗帘。我点起桌角橘色小灯，光晕圈住半张书桌。翻《石油的季节》，书里的钻塔、井架与窗外抽油机遥遥呼应，克拉玛依的风似从纸间吹来；读《悉达多》，赫尔曼·黑塞笔下的河流又将我带离戈壁，沉入灵魂世界。小灯光里，油田广袤与文学深邃相互交织，白日巡井的疲惫、独处的孤独，都被文字海洋轻轻托住，与作者思想碰撞的火如花旷野上的星星般耀耀。

与书相守的日子，早刻进记忆里。幼时家旁有片小树林，当父母去工作，我常揣着“小人书”躲进树林。以石为凳，指尖划过“虎牢关三雄战吕布”的铠甲、“锦毛鼠三探冲霄楼”的飞檐，林间风声成了故事背景。偶遇遛弯的老爷爷，他半导体里单田芳的评书，“李元霸锤震四平山”的豪情、“崔莺莺夜会张生”的柔情飘进耳朵，书中人物仿佛跳出来，陪着我等父母下班。

少年时，学校图书馆是我的秘密基地。第一次借今何在的《悟空传》，当翻到“我要这天，再遮不住我眼”时，竟被深深震撼，原来西游故事能这样写，孙悟空与紫霞的遗憾更揪人心。后来读痞子蔡的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，看轻舞飞扬的故事在墨痕中流转又戛然而止，我躲在角落泪湿书页。《青年文摘》每期必读，那些青春短文如夏日清香的栀子花，清甜成了记忆注脚。如今想来，年少读的书，都收录进了名为“岁月”的册子，满是少年心事。

青年时到油田，抽油机成了朝夕伙伴。每当夜色漫过井场，树影在月光下摇曳，我总翻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读孙少安顶着压力办砖厂，从“烂包户”变为双水村“能人”，我被他自强不息的韧劲折服，仿佛自己也成了黄土地上拼闯的青年，想在黄土坡里闯出自己的天地。书里的故事与井场的灯火相映，让独处时光有了温度，也让我在平凡工作中找到不服输的勇气。

人到中年，我渴望更深邃的思考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成了案头常客，书中人性的善与恶、信仰与怀疑交织，每次读都像与不同的自己对话。我慢慢懂得，读书不只是看故事，更是在别的人生里看清自己。曾经的困惑与纠结，在书页间渐有答案，心里也变得通透。

过了不惑之年，阅读反而简单纯粹。不再执着“大部头”，偏爱慢节奏散文。汪曾祺写“昆明的雨”，把菌子、杨梅写得活色生香；李娟记载着阿勒泰牧场，戈壁风、羊群咩叫声似在耳边；刘亮程的“一个人的村庄”，让我想起儿时小树林的清幽宁静。这些作家把热爱藏进朴素文字，寄情山水，忘忧自然。读他们的文章，像偷得半日闲，焦躁褪去了，只剩平和。

如今秋日，我爱拿本散文找处安静角落，翻到最爱的段落逐字朗读，文字旋律随秋色流淌。平凡而美好的事物在朗读声中具象化了：是汪曾祺笔下的栀子花，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的星光，也是身边油田的晨光、树林的晚风。

有人问我读书能找到什么，我答不上来，并非每本书都有答案。但阅读的意义早已超越“找答案”：它让我身在旷野却见到江南雨、阿勒泰的雪；让我化身孙少安、悉达多等人物体会不同人生；更让我在浮躁中守住平静，学会多视角看世界。

往后日子，想必仍是与书相伴。无论井场灯火下，还是小树林的景色里，翻开书页便似打开窗，窗外总有新风景，等着我去遇见、感受、成长。

在书中看见多元世界

□李玖

平凡生命的
勇毅之光

读《越过山丘》

□陈猛猛



《越过山丘》/邱兵/天津人民出版社/2024年7月

《越过山丘》这部非虚构散文集，像一坛被岁月浸润的老酒，启封时飘出的不光是浓烈酒香，还有重庆巷弄里潮湿的雾气，以及深夜面馆蒸腾出的烟火气息。

全书共四个章节，以第一章“来时的路”作为开篇，以第四章的“回家，再回家”完结，中间交织着“重逢”与“弄潮”两个章节。这样的结构安排像极了——一个少年的离去与归来，更让读者联想到曲折起伏的人生道路。

翻开这本书，扑面而来的不是精心设计的叙事迷宫，而是山城巷子里拐弯遇见的世相百态。作为资深媒体人，本书作者邱兵用敏锐的笔触，聚焦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个体的精神成长，于非虚构的土壤里种出一片倔强的野草，让每个俯身触摸文字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感知时代的轨迹。

书中自序里说：“我要写一本深情、朴素、乐观的书，方便我的家人阅读；我要写一本岁月的书，记录我们受过的苦、付出的爱以及穿越过黑暗的平凡人生。”书中将镜头对准普通人，如已到中年却失业的小徐在深山播撒希望；怀揣新闻梦想的老肖虽未能如愿，但内心却充盈自在；被裁员工老赵努力盘算要开一家新面馆。这些人一边踟躇前行，一边重振旗鼓，怀揣着希望，越过人生中的山丘。读者在品味书中人物故事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一种超越平凡的力量。

平常人平常事，最抚平常心。那些被时代浪潮推着前行的身影，在《越过山丘》中获得了最庄重的凝视。作者以手术刀般的笔触精准剖开时代横截面，他写外卖骑手陈师傅的送餐箱，箱底永远压着儿子的满分试卷，雨水打湿的分数晕染成蓝色墨花；写返乡创业的阿芳，在饲料袋堆里藏着褪色的巴黎时装周画报，指缝残留的饲料气味与香奈儿五号香水在月光下交融。这些大时代背景下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在作者如



序跋选萃

中国是诗词的国度，早在《诗经》出现之前，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就已经开始用诗歌记录他们的生活，而当周朝的采诗官们巡游各地，采集民间歌谣，以体察民俗风情、政治得失，这些散落民间的经典便以文字的形式固定成永恒。由此，在风、雅、颂的脉脉流韵中，我们一路吟咏着“关关雎鸠”“呦呦鹿鸣”，走进《楚辞》的天空，走进《古诗十九首》的意象与张力，走进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，走进自由奔放的唐诗，走进清雄婉约的宋词……走进诗里的中国。我们收获的，是热烈燃烧的文明之火，是打开中国历史、政治、文学、军事以及民俗民风的钥匙，是探寻中国文人心路历程的通关密码。

作为大盛于宋的文学形式，宋词与唐诗一起，共同耸峙起中国文学史上两座巍峨高峰，成为泱泱诗国的象征。宋词的兴盛，得益于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，诚如王国维所言：“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，与文化之多方面，前之汉唐，后之元明，皆所不逮也。”当然，宋词能成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，更离不开唐诗的繁盛。大唐王朝近300年的历史，让唐诗成为上至公卿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钟爱的抒情方式，而当这种深入人心的抒情方式与宫廷燕乐相遇，即便逐渐过渡为“依曲拍为句”的制辞形式。

由此，宋词的成熟与鼎盛也便水到渠成。经历过大唐的肇始、五代的丰富，穿越过花间词的金粉香艳、南唐词的深幽文雅，进入到宴饮无歇弦歌不绝的宋代，词作为一种诗歌体裁，已经成为宋人生活的重要内容，而当我们在宋词的低吟浅唱中一路行走，便会发现，品读宋词去理解宋人、感悟宋人，是一个多么便捷的方式，又是一种多么直观的体验！

是的，这就是宋词的魅力！“花底忽闻敲两桨，逡巡女伴来寻访。酒盏旋将荷叶当。莲舟荡，时时盏里生红浪”，只有读到这样的词句，我们才会看到，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是如何在努力摒弃花间派词人的铺金缀玉，以效仿和吸收民歌的方式形成其词作的语近情深；“席上青衫湿透，算感旧、何止琵琶。怎不教人易老，多少离愁，散在天涯”，默诵这样的词句，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“文辞浑浑，有西汉风”的司马光的形象，看到一位“不通时变”的臣子，如何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投向历史的深处；又是如何沉浸在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生命交响之中，我们相信，苏东坡这位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最终病逝于归途的北宋诗文大家，其实一直都在叩问命运，只是叩问的方式有些特别，一路绝尘，不闻鞭响，只听得阵阵鼓声。

当然，我们还要和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辛弃疾一起，擦拭那柄壮志未酬的利剑；和写出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

显微镜般的观察下，清晰地显现出时代跳动的脉搏。

整部作品氤氲着重庆特有的潮湿与热辣，正如火锅沸腾的红油里沉浮的不仅是毛肚鸭肠，还有被生活反复煮着却愈发脆爽的人生。作者本人三次高考失败，曾在家庭压力下感到绝望，最终在新闻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；老赵失业后没有消沉，选择用积极的态度面对，计划着重新创业……这些人生中的不顺，在邱兵笔下却焕发出了别样光彩。

整本书粗砺的生活肌理与细腻的情感涌动相互浸润，使苦难不再是单向度的沉重，而是成为淬炼生命韧性的熔炉。这种“痛感美学”使书中每个故事，都如同被时光腌制的泡菜，初尝酸涩，细品回甘。

书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，在于作者始终保持着平视的慈悲。比如，深夜醉酒的外卖骑手蜷缩在电动车座上入睡，流水线女工用指甲油给机械臂画上笑脸，凌晨四点清扫火锅店残羹的阿姨，将儿子遗落的奥特曼卡片悄悄夹进记账本时，嘴角泛起一抹微笑……这些场景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，只有沉默的共情。作者对市井百态的细腻把握，让每个故事都像被江水打磨了好多年的鹅卵石，温润中透出光明的重量。

“平凡人的伟大，或许就是越过山丘后，依然选择相信生活。”作者用22个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印证了这句话，书中内容让读者感受到：看似妥协的转弯处，往往藏着最执着的奔流；那些在深夜痛哭的灵魂，在泥泞中踟躇的脚步，被现实反复捶打的理想，终将在某个清晨凝成晶莹的露珠，折射出比钻石更夺目的光芒。

前方纵有千般荒芜，总有勇者追光而行。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缝隙里，永远会有人抬起头去仰望月亮，这便是《越过山丘》留给读者最温柔的启示：命运的山丘永无止境，但在每一道倔强的车辙印里，都蕴藏着无尽力量与希望，蓄满了重新出发的勇气和决心。



《千千阙：宋词里的大宋小史》/常华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/2025年3月

时雨”的贺方回一起，感受江南的梅雨；和吟诵着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的柳三变一起，共同喝光一壶浊酒。最后，我们还要追上李清照那艘为夫鸣冤的快船，问一问这位中国第一女词人，当她将“九万里风鹏正举。风休住，蓬舟吹取三山去”融入《渔家傲》的韵脚，是否看到了前方乌云蔽日，大浪滔天。

感谢宋词！让我们得以和宋人形成精神的对视和心灵的对话！感谢宋词！让我们得以在国运昌明的今天，以多元的视角和不断的求索，完成一次说走就走的穿越宋朝之旅。走进三百余年两宋史，它的轨迹，恰如一串词牌：始于“破阵子”，兴于“清平乐”，衰于“雨霖铃”，终于“如梦令”；而走进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北宋长卷风俗画，物阜民丰的背后，伴随着清明时节的哀声阵阵，浮华喧嚣的终点，是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。

当然，我只是一名历史爱好者，专业的考据和研究自知力有不逮，但我更愿意亦文亦史，文史兼顾地走进宋朝三百余年的时空。循着宋词的足迹，我愿意用历史随笔的方式，去面对大宋君臣，体悟什么是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，去描摹那些远去的文人背影，千年之后，仍盼望“一尊还酹江月”，去融入那段滚滚红尘，领略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。宋词、宋史、宋人，在时间长河里，我愿乘一只不系之舟，享受书写的自由。

最后，我真诚希望，广大读者朋友能将本书看作是了解宋词的一个小小窗口，每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都有着自己的理解，这本书权又是一种进入的方式。对宋词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价值的再发现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引擎。为此，我愿抛砖引玉，接受广大读者朋友的批评和指教，同时，面对未来，我的选择仍旧是：不敢懈怠，继续行走！

是为序。